



新
原
道

中国哲学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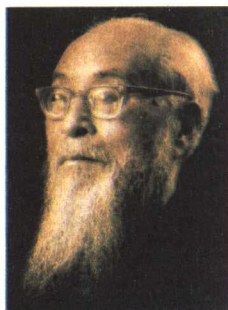
冯友兰 著

精神

图
文
本

有善，例如城郭，是成为大，大者，夫虽有多种，但各种人都是人，专就一个人是人说，他欲高底成就，主成为“人”，人如欲得到天地境界，是不是必须离开“人”中，做人与否，善恶，与善恶有底，善恶是一个问题，到天地境界做哲学，最善与有底，是说：这是必要，如佛家说，才就是人生的其他境界，如柏拉图说：肉体是灵魂监狱，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传统，有一个思想主流，这个传统就是非一种最高境界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，但又是不离开人伦日用底，这种境界，就是即世而出世底，这种境界以爱这种，我们说它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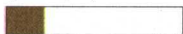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哲学之精神

◎冯友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哲学之精神 / 冯友兰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05

ISBN 7-5006-6163-0

I. 中... II. 冯... III. 哲学—研究—中国—现代
IV. 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9310 号

出版统筹: 方 伟

责任编辑: 金小凤
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图文制作: 爱宝隆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 × 1092 1/16 11 印张 150 千字
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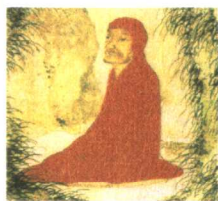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9.8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调换

对冯友兰先生 著作中所使用的“底”字的说明

在冯先生的著作中使用了许多“底”字,现在的读者已感到生疏,因此在重新出版冯先生的著作时,曾考虑把“底”字一律改为“的”字。后经商量,决定保持原来的用法,以避免误解先生的本意。

“底”是宋人的习惯用法,五四之后不再使用而代之以“的”字。“底”字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与“的”字没有什么区别,完全可以用“的”字代替,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二者则是不能通用的。冯先生说:“我们常说,英国工业,英国科学,英国文学等。说英国工业,英国科学,只能说是英国‘的’工业,英国‘的’科学,而不是英国‘底’工业,英国‘底’科学。英国‘的’工业,英国‘的’科学,只是说,英国人所有底工业,英国人所有底科学。但说英国‘底’工业,英国‘底’科学,即是说英国底工业,英国底科学要与别底国的工业科学,有大不相同底地方。这是不通底。但英国文学,却真正是英国‘底’文学,因为它用英国语言底。它有许多妙处,是跟着英国语言来底,所以确乎不能翻译。无论哪一民族文学都是如此。”(《三松堂全集》第四卷,304页。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6年版。)从冯先生的上述说明中可以看出,对于“底”和“的”的理解,应根据文意加以区别。



目录

自序

1

此书之作，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，批评其得失，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。

绪论

2

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，有一个思想底主流。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。这种境界是最高底，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。这种境界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。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，我们说它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第一章 孔孟

11

儒家于实行道德中，求高底境界。这个方向，是后来道学的方向。不过他们所以未能分清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，其故亦由于此。以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说，他们于高明方面，尚未达到最高底标准。

第二章 杨墨

28

我们可以说，墨家只讲到功利境界。照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底标准，墨家的学说，不合乎“高明”底标准。

第三章 名家

41

在中国哲学史中，最先真正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，是名家的哲学。他们从批评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。惠施从“天地一体”推到“泛爱万物”。公孙龙“欲推是辩以正名实，而化天下”。

第四章 老庄

道家求最高知识及最高境界的方法是去知。去知的结果是无知。但这种无知，是经过知得来底，并不是未有知以前底原始底无知。

第五章 易庸

《易传》及《中庸》的哲学，十分合乎“道中庸”的标准，但尚不十分合乎“极高明”的标准。

第六章 汉儒

汉人注重实际，注重实行，但他们的境界，大概都不甚高。这并不是因为注重实际，注重实行，即不能有高底境界，而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底了解不够。他们的哲学，不能“超以象外”。

第七章 玄学

玄学家极欲统一高明与中庸的对立。但照他们所讲底，高明与中庸，还是两行，不是一行。

第八章 禅宗

如照禅宗所说，则应务应世，对于圣人，就是妙道：“动用之域”，就是“无为之境”。如此说，则只有一行，没有两行。

第九章 道学

所以用道学家的方法而成为圣人底人，“即其所居之位，乐其日用之常”，“而其胸次悠然，直与天地万物，上下同流”。

第十章 新统

哲学所讲底，就是所谓“内圣外王之道”。新理学是最玄虚底哲学，但它所讲底，还是“内圣外王之道”，而且是“内圣外王之道”底最精纯底要素。

51



69



91

105

124



138

15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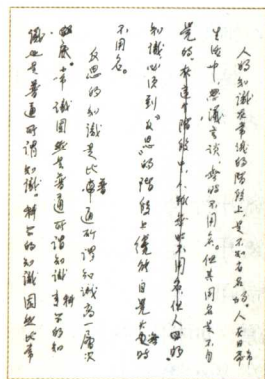
自序

此书之作，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，批评其得失，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。

● 冯友兰先生在北大燕南园54号宅中



此书所谓道，非《新理学》中所谓道。此书所谓道，乃讲《新理学》中所谓道者。《新理学》所谓道，即是哲学。此书讲《新理学》所谓道，所以此书非哲学的书，而乃讲哲学的书。此书之作，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，批评其得失，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。所以先论旧学，后标新统。异同之故明，斯继开之迹显。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之称为新，非徒然也。近年以来，对于旧学，时有新解，亦藉此书，传之当世。故此书非惟为《新理学》之羽翼，亦旧作《中国哲学史》之补编也。书凡十章，新统居一，散帚自珍，或貽讥焉。然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！”孟子曰：“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。”其自信若是。即老氏之徒，懦弱谦下，亦曰：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。”亦何其高自期许耶？盖学问之道，各崇所见。当仁不让，理固然也。写此书时，与沈公武有鼎先生，时相讨论。又承汤锡予用彤先生，贺自昭麟先生，先阅原稿，有所指正，谨此致谢。又英国友人休士先生，亦就原稿译为英文，期在伦敦出版。并附记，以志鸿爪。民国三十三年六月，冯友兰。



● 冯友兰先生手迹

绪论

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,有一个思想底主流。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。这种境界是最高底,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。这种境界,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。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,我们说它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

● 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该校校长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

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,必须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……在众多的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中,冯著的确堪称翘楚之作。

——(英国)李约瑟

有各种底人。对于每一种人,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底最高底成就。例如从事于政治工作底人,所可能有底最高底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。从事于艺

术底人,所可能有底最高底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。人虽有各种,但各种底人都是人。专就一个人是人说,他底最高底成就,是成为圣人。这就是说,他底最高底成就,是得到我们所谓天地境界(关于境界及人生中所可能有底四种境界,参看《新原人》第三章)。

人如欲得到天地境界,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中一般人所公共有底、所普通有底生活,或甚至必须离开“生”?这是一个问题。讲到天地境界底哲学,最容易有底倾向,是说:这是必须底。如佛家说:生就是人生的苦痛底根源。如柏拉图说:肉体是灵魂底监狱。如道家中的有些人,“以生为附赘悬疣,以死为决疣溃痛。”这都是以为,欲得到最高底境界,须脱离尘罗网,须脱离社会中一般人所公共有底、所普通有底生活,甚至脱离“生”,才可以得到最后底解脱。有这种主张底哲学,即普通所谓出世间底哲学。出世间底哲学,所讲到底境界极高,但其境界是与社会中底一般人所公共有底、所普通有底生活,不相容



● 古典哲学的智慧

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常常对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加以描绘，那是一种世俗的智慧和知识。

底。社会中一般人所公共有底、所普通有底生活，就是中国哲学传统中所谓人伦日用。照出世间底哲学底说法，最高底境界，与人伦日用是不相容底。这一种哲学，我们说它是“极高明而不道中庸”。

有些哲学，注重人伦日用，讲政治，说道德，而不讲，或讲不到最高底境界。这种哲学，即普通所谓世间底哲学。这种哲学，或不真正值得称为哲学。这种哲学，我们说它是“道中庸而不极高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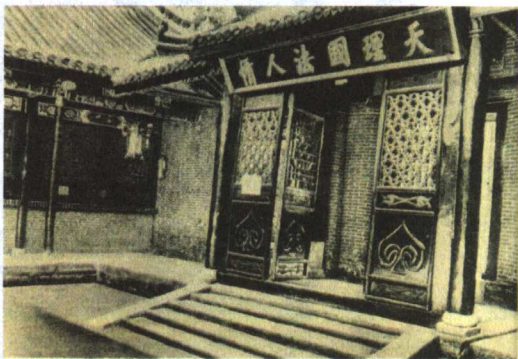
从世间底哲学的观点看，出世间底哲学是太理想主义底，是无实用底，是消极底，是所谓“沦于空寂”底。从出世间的哲学的观点看，世间底哲学是太现实主义底，是肤浅底。其所自以为是积极者，是如走错了路底人的快跑，越跑得快，越错得很。

有许多人说，中国哲学是世间底哲学。这话我们不能说是错，也不能说是不错。

从表面看中国哲学，我们不能说这话是错。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，无论哪一派、哪一家，都讲政治、说道德。在表面上看，中国哲学所注重底，是社会，不是宇宙；是人伦日用，不是地狱天堂；是人的今生，不是人的来世。孟子说：“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”照字面讲，这句话是说，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

全底人。在表面上看，中国哲学中的理想人格，也是世间底。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，以及耶教中所谓圣人，是不在一个范

● 河南内乡县县衙门楣上悬挂着“天理国法人情”的横匾，浸透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全部要旨。



畴中底。

不过这只是在表面上看而已，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底。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，我们若了解它，我们不能说它是世间底，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间底。我们可以另用一个新造底形容词以说中国哲学。我们可以说，中国哲学是超世间底。所谓超世间底意义是即世间而出世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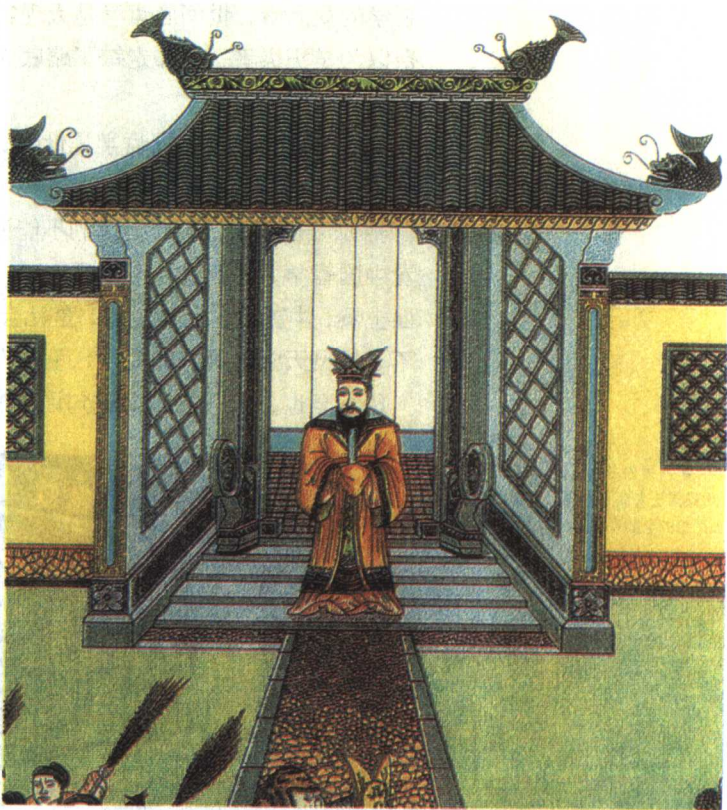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，有一个思想底主流。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。这种境界是最高底，但久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。这种境界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。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，我们说它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是我们借用《中庸》中底一句话。我们说“借用”，因为我们此所谓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不必与其在《中庸》中底意义相同。中国哲学所求底最高境界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。它是“不离日用常行内，直到先天未画前”。这两句诗，前一句是表示它是世间底，后一句

●孔子是教育家和哲学家，不是神圣先知，但他的学说却取得了宗教式的权威地位。

孔子决心要推动人们去施仁，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的第一位道德哲学家。他把道德行为与传统的角色和等级相联系，因而成为周朝制度的伟大维护者，而这制度在那时已经衰落。孔子的语汇中最高道德还是仁，它需要深深地关注他人的幸福，是一种使正当行为变得容易的取向。

——《剑桥插图中国史》



●两位哲学家 伦勃朗 1628

对于人生，哲学与科学，都有其用处……科学或一种科学，对于人生的局部有用。哲学则对于人生的全体有用。科学对于人的关系是非人的，而哲学对于人的关系是人的……

哲学能使人对宇宙人生，有理智的了解，亦能使人对宇宙人生，有情感上的满足。

——冯友兰《新理学》



●思维菩萨

佛教在唐朝(公元618—907)时大为盛行，迄今在宗教和文化上仍居主流地位。佛教之所以能深入人心，是因为觉悟、轮回转生和业(道德的因果律)等概念，令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，并提供解脱的机会。

是表示它是出世间底。这两句就表示即世间而出世间。即世间而出世间，就是所谓超世间。因其是世间底，所以说是“道中庸”；因其又是出世间底，所以说是“极高明”。即世间而出世间，就是所谓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有这种境界底人底生活，是最理想主义底，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底。它是最实用底，但是并不肤浅。它亦是积极底，但不是如走错了路而快跑底人底积极。



世间与出世间是对立底。理想主义底与现实主义底是对立底。这都是我们所谓高明与中庸的对立。在古代中国哲学中，有所谓内与外的对立，有所谓本与末的对立，有所谓精与粗的对立。汉以后哲学中，有所谓玄远与俗务的对立，有所谓出世与入世的对立，有所谓动与静的对立，有所谓体与用的对立。这些对立或即是我们所谓高明与中庸的对立，或与我们所谓高明与中庸的对立是一类底。在超世间底哲学及生活中，这些对立都已不复是对立。其不复是对立，并不是这些对立，都已简单地被取消，而是在超世间底哲学及生活中，这些对立虽仍是对立，而已被统一起来。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此“而”即表示高明与中庸，虽仍是对立，而已被统一起来。如何统一起来，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底一个问题。求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中国哲学底精神。这个问题的解决，是中国哲学的贡献。

中国哲学家以为，哲学所求底最高底境界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。有此等境界底人，谓之圣人。圣人的境界是超世间底。就其是超世间底说，中国的圣人的精神底成就，与印度所谓佛的，及西洋所谓圣人的，精神底成就，是同类底成就。但超世间并不是离世间，所以中国的圣人，不是高高在上，不问世务底圣人。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底人格。内圣是就其修养底成就

●元代壁画中，有一列由道教神祇及其侍者组成的队伍，还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（右）。



说，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底功用说。圣人不一定有机会为实际底政治领袖。就实际底政治说，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底。所谓内圣外王，只是说，有最高底精神成就底人，可以为王，而且最宜于为王。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亦是无关宏旨底。

圣人的人格，是内圣外王的人格。照中国哲学的传统，哲学是使人有这种人格底学问。所以哲学所讲底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。

在中国哲学中，无论哪一派哪一家，都自以为是讲“内圣外王之道”，但并不是每一家所讲底都能合乎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。在中国哲学中，有些家的哲学，偏于高明；有些家的哲学，偏于中庸。这就是说，有些家的哲学，近于只是出世间底；有些家底哲学，近于只是世间底。不过在中国哲学史底演变中，始终有势力底各家哲学，都求解决如何统一高明与中庸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底解决，可以说是“后来居上”。我们于此可见中国哲学的进步。我们于以下十章，依历史的顺序，叙述中国哲学史中各重要学派的学说，并以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为标准，以评定各重要学派的价值。

我们的对于中国哲学底这种工作，很像《庄子·天下篇》的作者，对于先秦哲学所作底工作。我们不能断定，谁是《天下

●三教图 丁云鹏



●对于多数儿童来讲，宗教仪式和祭祀祖先的教养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。这种培养一般仅限于学习如何尊敬长辈和如何崇拜祖先。

孔子主张礼治，以此达到德治目的之工具，用以代替法治，故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”。礼治之主要精神，在规范个人之行为与安定社会之秩序。

所以道术亦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。这亦是《庄子·天下篇》所主张底。《天下篇》说：“不离于宗，谓之天人。不离于精，谓之神人。不离于真，谓之至人。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，以道为门，兆于变化，谓之圣人。”向秀、郭象注云：“凡此四名，一人耳。所自言之异。”此四种都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。天人、神人、至人或是“一人耳，所自言之异”。但圣人是与天人、神人、至人不同底。他尽有天人等之所有，但亦有天人等之所无。圣人“以天为宗”，就是“不离于宗”；他“以德为本”，就是“不离于精”（《天下篇》下文说：“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”）。他“以道为门”，就是“不离于真”（《老子》说：“道之为物”，“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《庄子》说：“道‘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’”。这是他尽有天人等之所有。但他又能“兆于变化”，应付事物。这是他有天人等之所无。他能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

天人等则能“极高明”而未必能“道中庸”。《天下篇》下文说君子，“以仁为恩，以义为理，以礼为行，以乐为和，薰然慈仁”。这种人是在道德境界中底人。这种人能“道中庸”而不能“极高明”。

《天下篇》亦似以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为标准，批评当时各家的学说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照向秀、郭象的注，《天下篇》是如此的。《天下篇》说：“古之人其备矣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；明于本数，系于未度；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所不在。”所谓古之人，就是圣人。他能统一本末，小大，精粗等的对立。他能“配神明，醇天地”，而又能“育万物，和天下”。前者是其内圣之德，后者是其外王之功。神明大概就是说宇宙的精神方面。有内圣外王底人格底人，能“备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”。《天下篇》上文说：“神何由降？明何由生？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”圣王是与神明并称底。

关于“一”底真理，就是内圣外王之道。儒家本是以阐述“古之人”为业底。但可惜他们所阐述底，都是些数度典籍之类。《天下篇》说：“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于诗书礼乐者，邹鲁之士，缙绅先生，多能明之。”向秀、郭象注云：“能明其迹耳，岂所以迹哉？”所以照《天下篇》底说法，儒家不合乎高明的标准。

●孔子见老子图



其余各家，也都是“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”。他们所讲底都不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全体，都偏于一方面。不过这一方面也是“道术有在于是”。他们“闻其风而说之”。《天下篇》以下叙述墨家的学说，结语谓：“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。”只称为才士，向秀、郭象注云：“非有德也”，言其不合乎高明的标准。《天下篇》又叙述



●苏州玄妙观老子像

道教代表一种神秘主义的追求，是一种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。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，其本身非常难以理解，只有通过禁欲苦行和沉思默想才能实现。

道教与所有神秘主义的体验，不管是基督教的、伊斯兰教的还是佛教的，都走到了一起。但道教寻求的不朽不只是解救灵魂，还包括借助于一系列长生秘诀，净化并“卸除身体的负荷”，获得身体的不朽（即长生不老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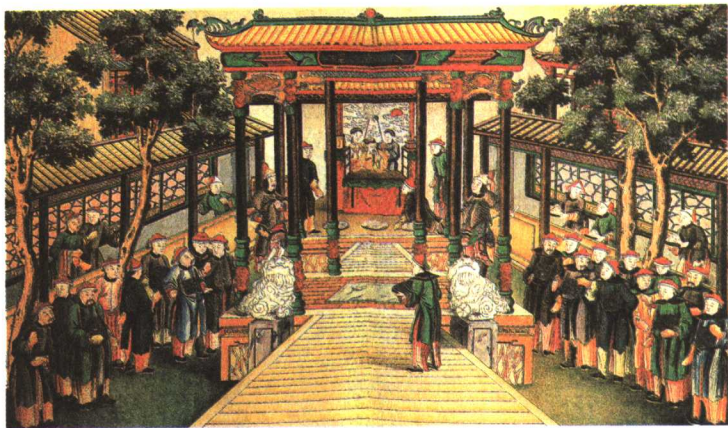
宋铎、尹文的学说，说他们“以禁攻寝兵为外，以情欲寡浅为内，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适至是而止”。向秀、郭象注云：“未能经虚涉旷。”他们知有内外小大精粗的分别，但亦“适至是而止”，亦不合乎高明的标准。

《天下篇》又叙述彭蒙、田骈、慎到的学说，结语谓：“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不知道。虽然，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。”向秀、郭象注云：“但未至也。”他们能从道的观点以看事物，知“万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故曰：选则不遍，教则不至，道则无遗者矣”。用我们于《新原人》中所说底话说，他们已知天。但他们以为圣人的修养的成就，“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。无用贤圣，夫块不失道”。他们希望去知识所作的分别，以至于我们于《新原人》中所谓同天的境界。但不知在同天境界中底人，是无知而有知底，并不是若土块无知之物，彭蒙等是高明，但不是“极高明”。

《天下篇》又叙述关尹、老聃的学说。他们的学说，“建之以常，无，有，主之以太一。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”。他们“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”，“澹然独与神明居”。他们是已达到“极高明”的程度，但他们又“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”。他们亦可以说是能道中庸。

《天下篇》又叙述庄子的学说，说庄子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闳而肆。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”。他达到“极高明”的程度。但他虽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傲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。他亦可以说是能“道中庸”。

《天下篇》极推崇老庄。但于叙老庄的学说时，亦是说：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”，关尹、老聃、庄周“闻其风而悦之”。由此例说，则老庄亦是“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”。《天下篇》或以为老庄的学说，虽是道术的一重要部分或一重要方面，但亦只是其一部分或一方面。关于此点，我们尚无法断定。不过离开《天下篇》的作者，用我们自己的判断，我们可以说，老庄的学



● 这幅图画描绘了19世纪的清宫及皇帝与侍臣间的礼节，反映出儒教的帝制传统。中国皇帝举行的表演有着类似的深刻动机，但更讲究排场，更具有宗教权威。

说尚不能全合乎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只说老庄亦可以说是合乎道中庸的标准。关于此点，我们于以下讲老庄章中，另有详说。

我们于此分析《天下篇》对于当时各家底批评，以见我们于以下各章，对于各派各家所作底批评，以及批评所用底标准，并不是我们的偶然底私见，而是真正接着中国哲学的传统讲底。并以见我们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，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。

第一章 孔 孟

儒家于实行道德中，求高底境界。这个方向，是后来道学的方向。不过他们所以未能分清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，其故亦由于此。以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标准说，他们于高明方面，尚未达到最高底标准。



● 孔子姓孔名丘，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（在今山东省南部）。祖先是周朝之前的商朝后裔，商朝被周朝取代后，后裔被封为宋国。由于政治动乱，孔氏家族在孔子出生前已经失去贵族身份，迁居鲁国。

孔子家世贫寒，在鲁国政府任职，到五十岁时已经升到高位。由于政局混乱，被迫退职出走。此后十三年间，他周游列国，指望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、社会改革理想，却到处碰壁。晚年回到鲁国故乡，三年后逝世，时为公元前479年。

《天下篇》说：“邹鲁之士，缙绅先生”所能明者，只是诗书礼乐等数度典籍。对于一般底儒说，这话是不错底。儒本来是一种职业。所谓儒者，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底人。他们的专长就是演礼乐，教诗书。他们也就只能演礼乐，教诗书。他们真是如向秀、郭象所说：只能明

“古之人”之迹，而不能明其“所以迹”。

但对于孔孟，这话是不能说底。孔孟虽亦是儒者，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。儒家与儒者不同。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，礼乐专家。这是孔子孟子以前，原来有底。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底一个学派。他们亦讲诗书礼乐。他们亦讲“古之人”。但他们讲“古之人”，是“接着”古之人讲底。不是“照着”古之人讲底。孔子说，他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。不过孔子虽如此说，他自己实在是“以述为作”。因其以述为作，所以他不只是儒者，他是儒家底创立人。

儒家是以“说仁义”见称于世底。在中国旧日言语中，仁义二字若分用，则各有其意义，若联用，则其意义，就是现在所谓道德。《老子》说“绝仁弃义”，并不是说，只不要仁及义，